

T 5424/134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87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6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鑿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
婦女無餘間輿無停畧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
荅殆駸駸在世鑿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診人不活淚

蘓蘓自落

馬叅政

偶經鷄適園西見馬叅政着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
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叅政黑頭謝
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
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
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
黑頭公如叅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
于庙甫灌雨稍間既畢禮啓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

還潔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棟棟顧謂桐吾家
世奉嘗於此荏苒一百四十年蘋藻楚楚幸不墮祀
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
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
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
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回
白首割炙分甘歡尔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鳴一

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
桃作水紅寶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
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浮昱令人不
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潏潏耀水上
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

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
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
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急劉中翰一戶捕可
百八十餘石或云向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
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

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來以二鼠見
跡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
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群鼠啣尾而渡然不滿萬
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計于事應
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
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闌闐間朝來不得已
一至焉而勢佃之糞具借職謬進虹霓臭息潦倒優

伶之肩輿遮衽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圍王之御
泚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貲
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齋絕
而絕又有某者貂帽戎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
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臭息優
伶之徒揚也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
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大切徒義太速聽言

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之其弟東溪翁東溪翁如教立辨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諸氏兄弟盖不愧其外皇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尔尔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興化舒氏李阻修内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匙繫藤裙帶下又線蹊鈴記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已得裙匙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葬魚

腹于其子之子孫之孫豈細故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母令有不然之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寫竹石槩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

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尔長老曰貧道為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為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徃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予指授方藥則疊匕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殘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奴放明月滿飲數盃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

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朱子魚遂偕往為
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甫昏而棧二兄必欲
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
豈吾黨多變幻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減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
如仇讐其為減否大矣昔與世周會王淑士座有時
客作達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
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

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
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
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里閭間里人呵之先生
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
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壻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
怡如也子兩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
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

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鄱陽王公為
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
被幼殤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
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
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譁聲則編修公附耳

分疏之願翁翁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
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阜甚

旱甚思洗銘金適以蔬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
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
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蝗去土不
盈尺傳云蝨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緼才

龔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

縕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潢
家為二卷縕才足可無憂矣季弘條然有骨于世多
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
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于先必有述于
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
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
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還自武陵為予言黃貞父

之善易也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
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懌自言直可令匡衡頤
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鬱々無
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
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葩經之妙人思一嚮乃
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
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
有累蓄挈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
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

負山而蠡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林頭不乏捉刀人故
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汁
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執燹之火棗良非虛語
國朝揚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
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
遺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
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

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稿不盡傳于世
令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家相

水到渠城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
為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跼
立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長倩許我蓴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叅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聞
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弇州遂不知所在或云
大叅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
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縱
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
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

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先君命
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
獨晉唐小楷褚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僊壇記識者稱
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崇之
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畧追憶前事紀
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
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內道地之產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
啜而醒書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裏鬚眉皆碧王長公龕杜鵑樓下
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
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罈缸上少可
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

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暇粥
想喘喘思茶耳而念不及泉此何故歟僧孺曰為懶
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
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丙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
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克甫以
季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
間一面一客三使五書而季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

季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綸川先生之訃也孝
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
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備奉祀之青衿子
弟樊冢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
東婁王緝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
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橘為諸生名士太夫人
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歡吾黨小
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械而讀若有得
馬進使者問故若有得馬仰觀日月之清朗若有得
馬寤寐若有得馬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
十三年幸與侯之弟季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
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
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詣可喜
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
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
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某州

林石堂集卷十三
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恂捲簾晝卧廳事忽壓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
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敗故自號曰梁生馮
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
如斯人不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蜜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
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風颯颯從東北來
與歌聲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闕不覺大醉
蜜緯得戴顓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
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
之致四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一二別耶然今日甚
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
下覺步步惜別

周昌東

在在草堂集卷十三
周昌東宅闌闌之間老屋閒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
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今殆屬昌東矣昌東
名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其詣虎林周季侯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
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季侯載酒徵歌觴
予湖上雖復絲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
將襍問五雲去後事季侯唯唯然之時有令人李九
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相遭某為

傾耳季侯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
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
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鬚修髯結跏趺坐顧道
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
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
印持子將無敕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寶
光四射大略彷彿建燈而加艷焉今年戊午爾尊為置
一架予艸堂傍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
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盃
竿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季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擢船即鼓柁而至
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
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浪豪既就擒知

是與王文成指援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妹
壻也鄔生繼武見眎文襄遺像是三聘童子科乃
至出入將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藏其裔孫楊九
華家遺文剩板剥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
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
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試卷辨爽
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
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
胡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
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濕

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
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往往昌遂老友
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左右之寒燠饑渴
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
書之博大毅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千載上
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
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婁子柔繼之頡頏一

時王翰林辰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唐與婁故亦重
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蠹
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
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
矣鄭閑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
生活寸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渣博乃亦卜居練
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覲者哉偶念李緇仲侯
豫瞻兄弟風氣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
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曆甲寅秋

仲

發茗溪

乘夜發茗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廉吏
安所得糈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
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
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情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
啜兩甌侍兒皆飽散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眎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窪然問
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
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
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

守名魯唯

吾廉

徐娟澡手拂籍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麴部
金淑真絳桃玉蘂愈麗愈妍旖旎情多不堪滅燭張
羨昂藏脩遠意常獨步如緲縹孤鴻棲飛不定鶯花

寂寞賴有斯人

杜小韋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澣衣裙布直令純
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
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

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兒春愁是周霏上八宮語

褚温卿茗雪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
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染緇衣襟綺坐而貌
宇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

温友又曰不交褚仲幾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間適意及之凝眸一往
無所関說其婉孌天性也嘗居郭南州堂披籍梅花
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始貌如花光艷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
作梨花舞便身猱捷令人有魏博間想居恒以翰藻
物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教子語盖低徊不能去云豈非以其
神哉語曰惟色損廉予故自信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季弘和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
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借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
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
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
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
敝敝然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

淑健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鋏向人此可恨
耳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之朗秀可喜大有
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
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
歸一闕再喘再啞竟作廣陵散藤花村右欲名西州
門矣

趙瞻雲

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眎崔
灝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
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
老布衣也至今又肅公有題画像必引瞻雲之言為
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甦蒼

甦蒼面目嚴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
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
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
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
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
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
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悴悴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
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
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敷儻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龕
夏雨灑灑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飄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憇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
者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
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
睨人垂垂欲笑與季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
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踈籬綴雪浮
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菴問棋花所在陶去亮云

橋斷不可渡季弘曰僧蓋斷橋以絕游者偵之果然
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
裔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
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
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
乘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季弘方黯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
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

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
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
倦久之入關小憇景德寺一片空明龕燈無火為誦
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顏
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賈辦香謁廟叅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
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遂行過
半山橋初聞鷄鳴聲道上行履特々廟火熒煌一燈

黠艷製亦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
巘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擔候門呼予
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啓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
雲磴問武安守宮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
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
隱々與磬效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
脇望城外茅舍着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淳今夕故佳
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

遂

勝林

勝林長老疊拓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
也泉頗幽潔不類徃時林云故有泉甚苦吾度殿之
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楸數株植甫
二年今盛敷榮子纍纍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
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三賜紫衣
度嶺謁憨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証人也眉宇開
豁酬對便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
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
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興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
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
忍講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

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
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
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
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卧夜半捷發
有聲僧曰尔恐我耶尔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
得之主尔無命矣尔第入質明相遣其人伏地請死
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

小不失為人否者亦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
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
事袁石公嘗閱書函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
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
待尔彰稍知文句携之偕往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誑誤

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睚眦之隙者也
同里人謹然寃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
陰王新守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
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得情性云
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橐洗矣物
聚則散故不必其入者之悖歟又况乎丁必散之運
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于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

竹妙也予雅不知竹理觀梵作覺運腕使筆都成二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具口鼻類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將母悒悒耶此老以汶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年来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飛湯火間矣然念

孟夙在慧慶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才于而行雨
益甚孟夙驚喜出迓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
飲冰五內清澈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舌之冤句恨未經煅煉忽盡償
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破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自處不競之地
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

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虞生
視某如覩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
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
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黃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
紅罽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薦嚴之沈氏朱氏絕

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
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
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搬步其韵愈勝某嘗問
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
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
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
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

客茗雪間更數次暑石人鐫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
雲卿亦及侍文待詔一南碑版無問頽剝塚豐碑
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
譔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
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
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
時買金鐫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々

調諜

庚申二月廿三日夜余聞諜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

松花草堂集卷十三
矣帶夢扣扉鏗舌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
者決存孫氏情詞挺々殊有丈夫之槩爾時酸風殘
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燕地霜飛齊臺風襲故
知迫窮之狀況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
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
為令袁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
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邏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

池舟既不得行邏者即黃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
鄉山人駕巨船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累々出人
間矣每盜置一革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
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
能到

白釀白筴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
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肅為人書
扇問是張芝山白筴否張家筴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勲劉王臺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
日檀持一簞羨而淨展闔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
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
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小民持錢入市抵暮
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痢祈禳市空
無所得鷄猪鵝鴨造物者預挫斯民母已甚耶往時

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息而枵腹
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詫良民
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閭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
來竟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踰踏無餘閣中橫廣
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籍使人見之出涕
孫氏既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
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

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龕寶珠于屋梁梁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繫絕珠燼而屋不敗此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為是歟光宗元年記

恭昌初

恭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拊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欬歔掩涕

如喪考妣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贖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閭關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笥狹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

未有所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授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己卯領鄉薦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己未讀避暑社草致有格力泰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孺允兄弟能畜能讀為一時大雅之冠周于舜多買法書名画樽罍彞鼎藏凝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艷富贍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訕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纔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畜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槩蓋何

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泰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
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如菜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夙語而爽然失也孟夙以
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携行
者拙成八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
卜里僧孺躍然曰即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

滯稍雜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
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遮移時而去
風景不殊山河遼邈其自倦游後念都下及二十年
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々都不欲見一人偃卧
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即

林莊堂集卷十三
沉酒不肯言醉望五而瘵酒瘵也傷哉泰昌元年十
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踈雨墮瓦獵々忽聞其
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
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
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
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剜肉成瘡高峰祖師有言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
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
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桴也雖
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
歎自証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

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
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舉業起股之法又
因賢者不賢者翻出經始曷喪二節以寔証虛頓挫
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
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曾子

曾子芸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頓頓必有酒肉在家
左右或隣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
銛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
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
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縱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
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傲弟程子曰觀書

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尋龍捉脈便成鐵案
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
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
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
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

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與天

餘皆不可不察也

...

...

...

無野...

...

卷之二十一 大略

天家清淨之微

也

是則

凡此忠義此節是

其

其合得人物以

其

夜夢柱下史降予草堂端然持誦緡穀紛委其傍豈
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穀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
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情性語言舉止
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雅路逢顧甌寧
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蹒跚笑容可掬鷄鳴夢覺

猶有條暢之氣

戊午己未甌寧孫錫疇聯第
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紳薦于鄉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蟄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
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雞為黍延予
上坐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于流涕予心藏之事
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
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
里閭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
撫狄婁雲之遺孤皆非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
無悔焉

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弔者千二百有幾迄泰昌
庚申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
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
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臆月二十
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綿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欲有為肯任

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郫灌安陽汶川綿竹皆有興革惠政退老于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後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裔孫漸露頭角故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所時有然多及其貧時尔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陟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為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餽時景色為之慨然

撫掌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戀々故舊之思其謂仲豪
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伏天飛者吐氣
仲豪頷予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
莫逆者十一人亡何伯符病歿孟文早逝二狄相繼
淪亡元倩賈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
故人獨仲豪與叔顯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
恭符貴笑傲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々耕硯端自給
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為于此捲簾長嘯寒
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拱撫掌

除夕

蠶鳧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
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獍惡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
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
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
潛然流涕然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擬々自信殊有文
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壻葉蒼蘅夫妻相賓也心獨

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也伯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粧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敗不一歲洗其奩裝又多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予而有吞吐之色手羨予淚蘊々沾羨具爾時心獨憤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啓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

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啓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曆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傷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愜于懷問其年亦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

不得

人日

恭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于大樹齋將
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僧寮聞寂齋
厨索然跛行者為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盂菜一器
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于此味何如阿昌曰將
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
而去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

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
發熱思嗅膈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
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
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適勁不類病時作人生
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
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
時之相憶云尔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

而知其解其顧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安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終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于心亦便了然于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所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純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廓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

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
其大如盂臙濶厚多液香甜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
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
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徃尔時
方有尚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請今
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其曠世逸才
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何從知之答曰

之賀對揚許其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柏間
物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
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刻且告兩先生
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篔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班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
紈扇以紈蒲葵扇不可捲王右軍為姬書蒲葵六角
扇是也今之扇篔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
石尚蘇州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窪隆

揮之純然見外舅顧孚承家有陳白陽手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州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噐皿蓄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尺庭中毋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得庭廣其致圓根踈骨闔闢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于徐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抄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莫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

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于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畫頗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踈宕文待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廿五日

病

首俛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

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于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
若無所賴眠而不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瘠
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
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
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
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
如勿卜即勿卜當必尔然則殆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于利而

行多怨書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卿大夫有一于身
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死生之籤繇也故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繇者

備引

從聞弇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寔吏部
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
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
必盥手焚香念其官某處士之靈寔式臨之然後敢
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于志至生平交游所及

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攄
發閨房之秀以備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
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
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叅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
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尔尊念
其在病贈以貂帽狐裘其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
用之矣而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衰矣哉憶昔

戊寅之冬可謂初寒飛霜沾樹冰凌屢々然謹云甘
露時其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躑躅行日不彀
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々若矯翼者諦
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為一笑
歸語先君艸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
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
于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其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

特峭與王元孚垂簾坐嗑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既
放衙酌比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
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
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自有
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孚今
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
京將築室而老烏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
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弄
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知此娃無所不先彼
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踈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
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翻局

求生錄

許約踈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
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

叅士昌為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即宦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于世無疑耳約踈十三秋試文名籍人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人者欲何為乎約踈名復萬曆丙辰進士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游自老其即蚤有譽于天下殊可喜衷一名滿天地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鹿嘉社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社卷頗似當

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辯象無所不覈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咎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上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衆口上噪之矣晚歲布衣履烏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黯然涕也年深物化迄于今治喪者猶得周禮

林在草堂集卷十四
云其子曰堯塗為唐尹壻以鐫刻名四方說者謂不
咸章簡南梨棗之役獨推唐氏今觀堯塗之作駸也
青尚于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挑蠟無非奇外之苑覺珊瑚火
齊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芒不可睨視

顧叔來

吸茗栽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
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

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衢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禹錫
次文衢禹範長公和而流次公詆而則季公嚴而不
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也非今世人所及竟
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
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也諸生間雅
好吟咏純以詼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
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

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
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
曰季公死塋殮不具其姝壻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
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禿意甚快也而君中茅瑞璋適至殊可
喜且脩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
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脩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
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其

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茗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
紅旗下走耳焉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
王令則之試而不遇于時疊也不休穎豈有斯人也
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
絕愛之携入徑山嘗自言吾于世無所不舍獨此石
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
山張雨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

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貺其笑曰咄也孟夙舍至是耶歸臥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楮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倩以疾告歸常熟惧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惋然再記其事天啓元年秋九月

寫蘭

泰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既不值則與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夢其笑曰古白

在山何得夢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儔徒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已又自訟勿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窓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也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其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

有竒趣志不忘功名所夕依上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聚散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悵也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鑄世界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餽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揮刃不輟更入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力此殆不可曉也

周和仲

周和仲昂脩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諸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衡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弗往見俛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為人挺上 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輒語人入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踈豁之觀

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盛
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
四姓舍宇巋然獨盛氏無存者懔然久之徐幸之曰
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也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
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
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
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谿人名廷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也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
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囂致有膽氣可作大俠與
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
負興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予問故季弘曰但如
向者提一革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賣之所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計輒市酒肉持歸遇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筵登殿角剗削苔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剃落自婁東來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遍及同舍無所恠惜天啓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撲被而寢質明

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七愛逃禪一讀者輒失笑索解人政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敬年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頷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為孫而婦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極提携周

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歎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歎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綫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東莊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為吾鄉代逋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人輒曰其

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迓天休能使歎日少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乎天啓癸亥長至日予見培于南城里第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嫗一蒼頭屏息候俟予雅重之是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興堵心瞻江都蕭穀心言其事共相嗟嘆謂孫家即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為培聘名家女會隣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者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課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

孤脫剝易穀以長以教又能卒塋玄錫夫婦蕪庶祖
姑凡五榼楚七如禮家衆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
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于
王夫人存孤藏榼丁义不及培之成立而死此其際
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歿迄于今家老夢勞實與有
力焉

衢橘

衢橘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盡矣乃不知正以香
脆為佳吾每試衢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

粘滯切匕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綃
煙沫濺射如霧着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髓墨
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橘通不佳
衢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
回瘖已速令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鐺揚匕而
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復可踪跡
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

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戒閻李近聞其追貌周彙洲
事甚竒自詫暗中摸索可不失人雅甫名宣

揚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
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
違于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
開禍情叵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寥
寥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嘖上稱先生
法吏法吏云云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

署崑多善政有深德于民予不能悉紀憶昔亡兒桐
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寘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
生終不然之後以註誤遷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
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為
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翥號卷
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弘祖振之作秋圃晨機圖以奉
毋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竒骨聽遊五嶺每歲

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綉
機杼聲札上達四壁毋慰勞振之子卯君
誦所課章句相視愉上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圖
見眎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顧吾念之昔司馬
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鱗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
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而君携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
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
請行毋獨心憐振之治輿率振之畫遊善卷銅棺

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
今稱母子慈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子理向平之
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
人能幾子耶正賴振之豁吾視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名者
不肯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
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辯
則辯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

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財
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
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予
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
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
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著禪襪間唼^匕有
聲元朗使人來報丹陽王礪恒適至君無恐頃之礪

恒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
一两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真盆中立^匕之酒少許
咽下三^匕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匕之息矣後七日
納涼容安軒下忽^匕如瘡其明日寒熱怒^匕九日
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
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
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
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
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

痛不可堪凡五日乃潰意思輕脫有賽社者跣觀之
據牀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
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
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罈敷而飲之既十日楚甚不可
席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汨上然達于腹及
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
曰君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于此
驟跌必驚其神予皆頷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
汨上聲稍上乃達于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

而發何有傷逆行達于背者耶鑿云一句可了火是
已既玄坂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咸端陽次日與
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
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蹶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
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
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
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啓四年凡五甲

子孫知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
乙未開科榜進士次項璉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
士陳奕朱旻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張申甫正德
戊辰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申徐樊
徐亦年李維楨王懌九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
士前後鄉薦共一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人
三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榮一人入泮
斗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榮以眇孤依寡毋
以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于人世之外嗟乎

以其人則賢矣以其世攷之則亡亦六感而無事為
之三嘆

住心

孟夙識性高達不樂塵鞅敝屣一官決然捨去斯
可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是
妾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西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
王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群而其子欽憲補衡
之性犯米顛之癖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其陽艷
輒頌猶如瞿曇斯亦難為孟夙矣孤孫榮八歲喪父

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緇應在此子就使
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夙可以
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
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
關致于唇舌其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侯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
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祀名宦廨署剝宇至
今多載公名姓而致之也某但云以文學飾吏事

政廉敏留意學校嘗修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
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
坟墓子孫悒上久之偶閱漢陽李愚公東甌條議錄
內一款看得永嘉先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
叅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敵于中外垂型範于簪
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揭霜
嚴方畧創峒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培而達
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任項旻先朝
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

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
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
童生項君珽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
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
安淳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苑人重開
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甌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
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

下前有溪合于湓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
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于太倉周氏溫茂寧粹
可以想見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
小像冠其首故不知于周氏所藏何如然雍正
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
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二
里為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
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
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

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
揚用修冊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
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可不問而知其
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
費令遊山豈其簿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衷之語有
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
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勝國時

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為崑山州學政是為吳州族
始祖侄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
祖後幾傳西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侄長而叔次長
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姬往視之走死
句容趙氏族與長壻關次贅者亦從吏其間因之為
利兩壻大關久之各別族于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
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
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
秩京兆名執禮

梅村草堂集卷十四
臟腑習氣

劉思諧好服人參乃不減顏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畧與繆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筭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于予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于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臟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黯自蓮子峯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峯頭當喫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禎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于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為私螫之矣迨廖行學黜吏遇周于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擲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李春芳等寃訴當道時耿御史判牘云

州自有人故應理直于崑則為鄉鄰之鬪何須被髮
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西人諸生耿後摠南臺張始
得復而季不逮矣說者謂鄉隣之喻于法甚確蓋前
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耿名定向世稱
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噉南方之果罕儷之者去歲六月
一日若致楊梅甚圓美予噉不下二十許枚自誇齒
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

時予自四月朔罹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舍胡
下咽而于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主
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壻王內翰家食訖則必
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
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
陽永叔言物嘗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蘇子
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撫掌一
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
得如居東婁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挈其最圓美

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漿無為于室聊
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柳生

詣天歿觀柳生作伎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
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
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
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
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上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
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上矣

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
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
作此言索解人政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
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碍人而一時譁張者昂之卑
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
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
侯掛冠日忽過草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

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
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江口有鬻鳧者放船中流
縱鳧江上手持一冊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
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
無所忘失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
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聞人先生
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目金義稍

濶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
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義頗
濶徒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悚服
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于
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窓絕壁摩雲挿天故云
此所謂貪天工為已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韻雪
雪加韻猶之乎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

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窓間陡壁
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械一篋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閒
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
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茹者耶讀董侍郎鄒憲
使眉公及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噤口不復措一詞獨
聞西安公造修微眎以集修微嘆雅道既興騷宗未
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叔詩

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
同抱焉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莫
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
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臥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憶
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
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
分拖帶瞻前顧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

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
即熒也兩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
湖水正新龜魚波浪濶安度有觀音偕來共放生者
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恒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啓
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鷺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
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
點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龔季弘朱方

黯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
故嘗以一綫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稻
聲草煙蓬上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
血損明喘上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
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
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患三瘡翫上一月
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

笑必無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舌不敢應孝先
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瘡粗損六七明
年已巳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恠溫室好服
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何如耳孝
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
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
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

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上而更不
能得之談玄者私心快上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
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
天衣鷄食糲曾不肯持短䟽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
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笑喜怒不形其顏倉
猝不損其操其徒有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
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
識其壁

堯封二僧

堯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已巳春日尋周旭初小
閣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餉且
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叅湛公龍
洞時方結圓覺社顧荀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
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
嗽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
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
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
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
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
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
雪鮮麗奪目卉中奇觀也僧能殊云相傳是趙宋間
物春夏花蘂密于秋冬輒有虫蝕之幾半故所得花
正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薔薇并月

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艷雅婦人老于
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睨其根株不甚蟠
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_レ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
去人漸遠自為一籬落獨與生_レ之氣相舒灌者乎
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害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饘粥已
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
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吏告帑金不縮亦無公事

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害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
既百年害如故萬曆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
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爰_レ不守有知其事者白
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即其時宦
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
聞顧相國害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盛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
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心術未壞也昔聞

魏東溪廳事左荒塚巋然令造之問何不券東溪曰
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
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
知東溪宅至于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
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恐
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
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
郎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上之性
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

予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灯草一記後不
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
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
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
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
以神道多積瓦石設之終別駕之世至于其子不能
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

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
兩年隔截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倜儻倍蓰
曩時其述東閩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聳玉堂金馬
之客自悶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猶是男子
行徑獨其魚軒沉寂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漏洩春
光矣竒哉振之語我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試便
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事姑俟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

